

第六章

大學醫學教育中人文精神的提昇： 通識教育的新思考

一、引言

在以上各章討論了深化大學通識教育的理念、策略、方法及具體的作法之後，我們選擇在台灣高等教育史上歷史最為悠久的醫學教育作為焦點，進一步析論醫學教育中的人文通識教育。本章探討的問題是：在二十一世紀剛揭開序幕之際，在台灣醫學院校中，我們應如何提升主修醫護學科的學生的人文素養？這個問題之所以值得思考，是因為包括台灣在內，幾乎大部分的亞洲國家都是功利主義盛行的國家，台灣更是如此。在台灣社會中，能夠考上熱門科系，特別是醫學系的學生，都是各級考試的勝利者，其中有些人可能是未來台灣資本主義社會中既得利益階級的後備部隊，他們的生命常常由於累積的「勝利」而不能免於傲慢。用佛家語來講，也就是「我慢貢高」之心比較重。若干學生懷抱「我慢貢高」的態度與心情來開展他的人生，常常誤入人生的歧途，所以才有藥學博士，在從事博士後研究的時候，在實驗室裡生產毒品，經由表哥的網路販賣，遭逮捕並判刑十二年半的悲劇。

從這個觀點來看，在醫學院校任教的老師，所面臨最大的挑戰，可能不是在於教導書中的專業知識，而是在於如何消除學生因為過去人生的順遂而來的傲慢之心。在這一個心中的野馬尚未被馴伏之前，獲得再多的知識，可能只會增加他未來作姦犯科的能力而已。醫學院校的學生之所以較易陷入傲慢而不自知，常是因為他們的專業掌握人的生和死。消除這種傲慢之心當然有各種辦法，比如說專業知識的教導可以使他知道在知識之海中，讓他感到自己不過是「渺滄海之一粟」，進而從人的有限性之中學到謙卑。但這樣的取徑畢竟比較迂迴。從人文教育著手可能是較為直接而有效的一個方法。

那麼，什麼是「人文」呢？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讓我們可從古代經典中找答案，《易·賁卦·彖傳》說：「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南宋大儒朱子(1130-1200)編《近思錄》曾引這一段話並加附註云：¹

蓋天下之燦然有章者，同謂之文……，人倫條理，各止其人力，乃人之文也。君子觀之而有以成天下之化。」

由此可知，「人文」當然是指具體的、人與人之活動及其成果等現象，以上引文中所謂「君子觀之」的「之」字，是個虛詞，

¹ 朱熹：《近思錄》，卷二。

可以讀出不同的意義，較可能的解讀是：這種知識是包括現象及現象後面的原理，特別是現象背後的原理，才是「人文精神」。

但是，我們要注意：「人文精神」並不同於「人文知識」，「人文知識」基本上是記憶性的，「人文精神」則是批判性的、思考性的一種思考態度或方法，「人文精神」並不同於「人文知識」，「科學精神」也不等同於「科學知識」。本章就是想在上述「人文精神」的基礎上，探討醫學教育和人文教育的關係，並對於醫學院校的通識教育提出具體的課程安排之看法。

二、醫療事業以人文關懷為中心

醫學教育以人文關懷為其中心，醫學之所以可能，乃是源自於一顆慈悲的心，因「人」先於「病」；而病所以是病，是因為它發生於人的身上，比如說細胞的快速成長擴散是一種現象，但是這種現象發生在一個人的身上，我們稱它作癌症，我們因為不忍心看到那個人的痛苦，所以我們要去治療這種病。換言之，治病是為了解人，不是為了解醫生的名譽或學術研究目標，我們不能把病人當作醫生或是救人以外之目的的工具。

當前台灣的醫學教育問題甚多，許多醫界前輩學者析論甚詳。在諸多問題之中，醫療人員未能「視病如親」，造成「病人主體性的失落」，而造成這項缺點的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就是以

自我為中心的 (ego-centric) 世界觀。若干年前美國有一位老太太，自隱姓名，自稱為「和平朝聖者」(Peace Pilgrim)，她穿了一件衣服，上面寫著“Peace Pilgrim”，她寫了一本書叫 *Steps Toward Inner Peace* (《步向內心的安寧》)，提出許多論點發人深省，她說：²

我們往往因為感到孤立而依主觀來評斷一切，把自己當成宇宙的中心，事實上，我們每個人都是全人類的一份子，我們沒有辦法完全遺世而獨立，隔絕於其他同胞之外，我們也沒有辦法單單為自己尋得內心的安寧。

因此，唯有當你從更高的角度去看，你才知道世間萬物本唯一體，願意奉獻己力為整體謀福祉時，才能真正找到內心的安寧；如果你的一切行事都僅僅是為了自私的小我，這就好像一個細胞單獨對抗所有其他的細胞一樣，將造成極度的不和諧。一旦你開始為整體利益而努力，你就會發現，你和所有人類、家族都能和睦相處，這是一種輕鬆自在而又和諧自然的生活。

上述這位「和平朝聖者」的觀點，和東亞偉大的經典所展現的偉大心靈所教導我們的話完全一致，都觸及到人的自我為中心

² 和平朝聖者著，雷久南、嚴世芬譯：《步向內心安寧》(*Steps Toward Inner Peace*) (台北：琉璃光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頁 30-31。

的世界觀。而「以自我為中心的心態」實源出於人不能夠正視「自我」是處於「關係世界」之中，二十世紀偉大的以色列哲學家馬丁·布伯(Martin Buber, 1878-1965)在《我與你》這部書中，對這項觀點有淋漓盡致的發揮。《我與你》這本書一般公認是二十世紀哲學的經典著作之一，布伯認為經驗世界屈從於原初詞「我—它」，而原初詞「我—你」則創造出關係世界，這關係世界呈現為以下三種境域：³

(1) 人與自然相關聯的人生：這種關係飄浮在幽冥中，居於語言無法降臨的莫測深豁。眾多生靈在我們四周游動孳生，但它們無力接近我們，而當我們向其稱述「你」時，吐出的語詞卻被囚禁在語言的門限內。

(2) 人與人相關聯的人生：這是公開敞亮，具語言之形的關係，在此間我們奉獻並領承「你」。

(3) 人與精神實體(spiritual beings)相關聯的人生：這是朦朧玄奧但昭彰明朗之關係；這是無可言喻但創生語言之關係。在這裡，我們無從聆聽到「你」，但可聞聽遙遠的召喚，我們因此而回答、建構、思慮、行動。我們用全部身心傾述原初詞，儘管不能以言語吐出「你」。

³ 布伯著，陳維剛譯：《我與你》(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91)，頁 5-6，引文略作修飾。

布伯又提到「人生不是及物動詞的囚徒。那種需事物為對象的活動並非人生之全部內容。我感覺某物，我知覺某物，我想像某物，我意欲某物，我體味某物，我思想某物——凡此種種絕對構不成人生。」⁴ 理想的醫學教育，也應該是建立在如上面所說加強人在諸多關係之中深切互動的教育。但是，台灣的醫學教育中的人，卻出現不甚健康的現象，就是只訓練醫生成為孤零零的「自我」而已。劉兆玄教授最近推動一個多媒體通識講座課程，投入許多的資源，以「人與自然」作為主題，因為二十一世紀最大的問題，是人如何與自然和諧相處這一個根本而重大的問題。例如石油在未來四十年會用盡，瓦斯天然氣在未來七十年也會用完，現在很多能源科學家正在發展「能源電池」等綠色科技（green technology），不過這些科技要真正發展，必須要在人與自然關係的哲學上，能夠有更好的安頓。

三、醫療事業中人文精神的開展

那麼，在醫療事業中，人文精神應如何開展？讓我們先從史懷哲（Albert Schweitzer, 1875-1965）的論點開始。史懷哲這個人非常的特別，他有四個博士學位，後來還得到諾貝爾和平獎等等，他在四十歲的時候，突然放棄一切，到非洲的一個稱

⁴ 同上書，頁4。

爲「蘭巴德」地方，開設一間小醫院照護黑人。我讀史懷哲常常深深爲他的精神而感動。史懷哲堪稱是二十世紀西方的聖人。史懷哲在 1915 年四十歲的時候，想出「尊重生命」的理念，他說：⁵

我想當醫生是因為我不需要講話也能工作。多年來我是靠說話來奉獻自己，我也欣然接受了神學教師或牧師的職位。但在未來新的工作中，我則不能以講「愛的宗教」來表現自己，而只能以實際行動來實踐它。無論這條服務的道路將把我帶往何處，醫學知識卻可以使我以最好最完善的方式去實現我的意願。根據傳教士的報導，在非洲赤道地方對醫生的需求是燃眉之急，因此我在考慮前往那地區工作的計畫時，醫學知識的獲得就顯得特別需要。傳教士常常在他們的雜誌中抱怨，土人害病前來求治的時候，他們卻無法給予所需要的幫助。因此我認爲，為了將來有一天成爲這些可憐的人所需要的醫生，現在先當醫學院的學生是值得的。每當覺得自己所要犧牲的時間未免太長時，我就提醒自己：哈密爾卡與漢尼拔為了準備進軍羅馬，也經歷了長久的時間先征服西班牙。

⁵ 《史懷哲自傳》，頁 114。

史懷哲很清楚地知道他當醫生的目的，是要到非洲去行醫救世，為達到這目的，時刻鞭策、提醒自己目前所花的時間，是為了解救將來非洲那些可憐的人而準備的。史懷哲的典範所展現的就是「人文精神」，這種「人文精神」是醫療事業的根本基礎。

那麼，「人文精神」在醫療事中面要怎樣展開呢？首先我們要對近代西方醫學的哲學基礎有所批判。近代西方醫學的哲學基礎，可以說與笛卡兒式的世界觀（Cartesian worldview）有密切的關係，強調作為主體的人、醫師、研究者，對作為客體的病之克服，這是一種征服性的世界觀。這種世界觀其背後有啓蒙文明中「以人作為中心」的思想。這種「以人作為中心」的觀點，認為一切的病或病菌都是要被克服的。我們要問：在這樣的一個世界觀、宇宙觀，衍生出各種醫學理論與治療技術等等，到底在什麼樣的程度之內是正確的？在二十一世紀，是否可能提出一種從新的人文思考出發的醫學哲學？如果我們在亞洲地區從事醫療工作的師生，能夠深入東亞文化傳統，要達到這個新的人文思考是有可能的。例如「什麼是人的身體」這個問題的思考，就是一個可能的出發點。醫生每天所處理的是人的身體，特別是病人的身體。近代西方啓蒙文明中所看到的「身體」，是一個物質的身體（physical body），但是，人的身體除了一個物質的身體之外，更應該是一個身心合一的身體（psycho-somatic body）。東亞的文化傳統對「身體」這個問題蘊蓄深刻的智慧，二十一世紀應該是一個從所謂「東亞」出發

思考的新世紀。近來有一些日本很通達的知識份子，呼籲應「從亞洲出發思考」。從亞洲出發來思考，我們就可以提出許多有關東亞思想傳統中身心關係論的重要命題。

第一個命題是身心之間具有互相滲透性。日本陽明學的思想家大鹽中齋（平八郎，1793-1837），在1837年2月因發生全國性的飢荒，官方不開倉賑民，他遂在大阪領導農民起義，事敗自焚而死，得年44歲，留下很多著作，其中有一本是《洗心洞劄記》，「洗心」二字出自《易經》，他說：⁶

自形而言，則身裹心，心在身內焉；自道而觀，則心裹身，身在心內焉。其謂心在身內者，一遺操存之功，則物累我；其覺身在心內者，常得超脫之妙，則我役物。役物與累於物之別，學者宜知之。

大鹽平八郎認為，從外表的物質的形成來講，「身」裹著「心」，「心」在「身」之內；但是從「道」的觀點來講呢，「心」裹著「身」，「身」是在「心」裡面。身心是一種互相滲透的關係。上引大鹽中齋的文字的末段也帶出了**第二個命題，即心對身具有支配性**，如果選擇「心在身內」，則將為外在的形體所牽累，失去「心」的主體性；但如果選擇「身在心內」，則「我」將成

⁶ 大鹽中齋：《洗心洞劄記（上）》，收入《日本思想大系·46》之《佐藤一齋·大鹽中齋》（東京：岩波書店，1980），第6條，頁567。

為身體的主人。而要達到「身在心內」，則需要**第三個命題**，即「**養心**」的**必要性**，在東亞的思想傳統中，講究「養心」的功夫是其最大的特色。以上我所提出的三個命題的身心關係，如果在醫生的養成教育中，多加引導啟發，對於他未來執行醫生的專業，一定會有很大的幫助。

再進一步說，建立在上述基礎的新人文思考中的醫病關係，我認為從東亞觀點來講，應該是建立在同理心(empathy)之上，孟子就講過「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我們要教育學生，特別是醫學系的學生把人當作是有機體，而不是當做機械體，讓他們體認到，作為有機體之間的人——病人與醫生，是同質的而互相感應的。同質的而互相感應這個觀點，發揮的最清楚的學者之一就是心理學大師容格(Carl G. Jung)，他是十九世紀末年奧國一位心理學家，容格不是漢學家，但是他為德國漢學家衛理賢(Richard Wilhelm)所翻譯的《易經》德文版寫了一篇很長的〈導言〉，他說中國的思想有一種特點，他稱為「共時性原理」(Principle of Synchronicity)。中國人非常強調經由人與人之間的同理心而產生的感應，例如王陽明(守仁，1472-1529)的〈大學問〉說：⁷

大學者，昔儒(朱子)以為大人之學矣；敢問大人之學，

⁷ 王陽明：〈大學問〉，收入《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下冊，頁968。

何以在於「明明德」乎？陽明子曰：「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若夫間形駭而分爾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為一也，豈惟大人，雖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顧自小之耳。是故見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焉，是其仁之與孺子而為一體也。孺子猶同類者也；見鳥獸之哀鳴殫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與鳥獸而為一體也。鳥獸猶有知覺者也；見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憫恤之心焉，是其仁之與草木而為一體也。草木猶有生意者也；見瓦石之毀壞，而必有顧惜之心焉，是其仁之與瓦石而為一體也。」

所謂「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放在醫病關係來講亦相當適合，醫生要把病人當作是「一體」。這種醫病之間的「一體感」就是醫學教育中的人文精神。

四、人文精神在醫護院校通識教育中的落實

以上我提出的這個理想，若放在今天台灣醫學院校的教育中，要如何落實呢？首先，各大學院校可以考慮設立「教師發展中心」或「教學提昇中心」之類的單位。通識教育課程在各大學院校大部分都是數量非常繁多，「校園民主」的口號席捲各

大學院校，所以老師（特別通識教育的老師），在學術自由、教學自主的口號之下，開設大量自助餐性質的課程，但全校的諸多課程之間欠缺一種「結構的整體性」(structural holism)，因此在學生知識的成長過程中，常常缺乏一種發展的整體性。我們應該要有專責機構，如「教學研究中心」，或是「教師發展中心」，從事通識課程的規劃。規劃的原則可以多元多樣，我在這裡提出以下三點原則性的指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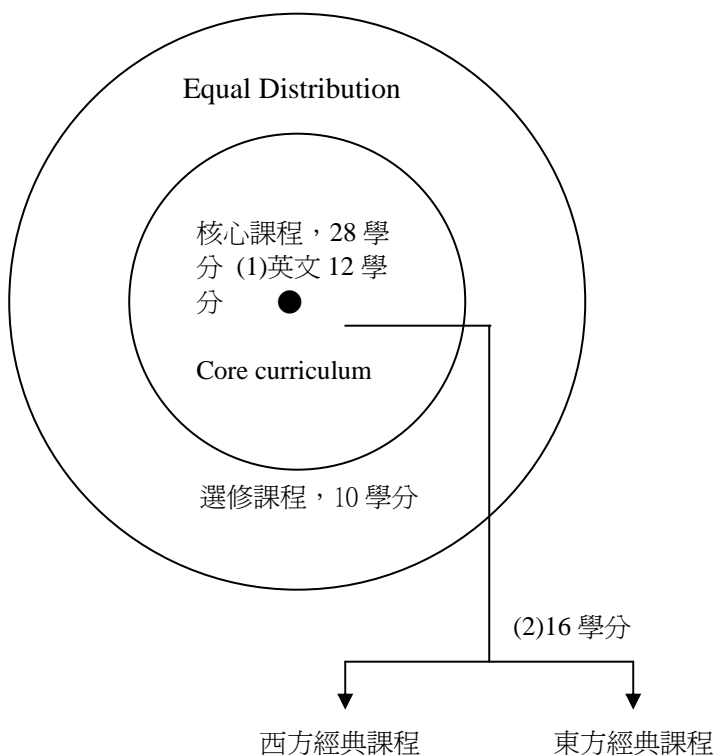
(1)**基本性**：我們要經由課程來培養學生運用中英語文的基本能力，其中特別重要的，是要培養對中西經典著作中重大問題的嫻熟。許多學生因為較少受到經典作品的啟發，有點像是「失根的蘭花」、「漂泊的浮萍」，他們人手一支大哥大，常常把未經沉澱的感情通過手機傳遞給他的朋友，與同時代的人溝通很多。我們的學生跟古往今來、古今中外偉大的心靈，以及中外經典的作者們，很少經過一個驚心動魄的對話，這就是在他們的教育過程中缺乏觸及基本性的課程。

(2)**主體性**：我們要以中西經典教育來喚醒學生人之作為人、人作為一個主體的自覺。

(3)**通貫性**：我們可以以系列通識教育講座之授課方式，拓深課程之通貫性與連續性。目前各大學都有這種講座課程，大部分都不太成功。我記得幾年前，在某個地方有人請張忠謀去演講，演講完畢聽眾提問時，許多學生不是來聽張忠謀這個人

如何成爲現在這個人，或是他在哈佛大學部受到哪些好的通識教育，學生不關心這些教育本質上的問題，反而問「請問張董事長，您如何把台積電經營成世界一流的企業？」，像這樣問題，實在不應該是一個 18 歲至 22 歲的人應該關心的問題，在那些學生的眼裡，張忠謀大概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張美鈔加上兩隻腳。這個具體的例子告訴我們，我們的教育沒有注意到「主體性」與「基本性」等原則性問題。所以，大學的講座課程必須要有配套措施，例如要有閱讀作業，學生請教老師的時間以及必須有助教。如果有適當的配合措施的話，講座課程的推動將較爲順暢。

那麼通識課程如何規劃？以下這個表是我純粹理想中的一個構想：



理想中的醫學院校的通識教育課程，可以由兩個部分組成：

(1) 核心課程(core curriculum)28 個學分，其中英文 12 學分，東西文化經典課程 16 學分：

這 28 個學分包括兩部分，第一個部分是英文 12 學分，必修三年，六學期，每學期兩學分，合計 12 學分，屬於「語文素

養」必修的範圍，也可以採取外加的方式，也就是不計入固定必修最低門檻 128 學分裡面。另外，如果是取得舊制托福 600 分以上或新制托福 260 分以上、或英國語文測驗第 6 級以上及格成績單者，可以申請免修。英文加強到 12 學分，這其實是現實上不得已的做法。在二十一世紀的新時代裡，用二十世紀中葉義大利左派思想家葛蘭西的名言來說，英語是一種「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這種狀況對非英語國家的人來講是一種無奈，因為最近一百年來各學術領域中很多很重要的書，都是用英文撰寫的，或是有英文翻譯本。我們必須正視英語文是一種「文化霸權」這項令人不甚愉快的現實狀況，而努力加強學生運用英語文的能力。

第二、學校設計開設東方或西方的文化中的各種重要經典的課程。許多學者都強調通識教育應該要增強邏輯分析思考的能力，但是，所謂分析思考的能力，並不一定從「形式邏輯」的課程直接得來，提昇學生的分析思考能力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讓學生的心靈，和史懷哲、孔子、蘇格拉底、馬克思等這些偉大的心靈，互相切磋琢磨，這是提昇「文化素養」最重要的一個教育工作。經典閱讀為什麼這樣重要呢？因為生命價值觀的啟發，透過經典閱讀是最有效的一個方法，以上中西文化經典課程 16 個學分，它應該是必選或必修。

(2) 平均選修(equal distribution)課程 10 個學分：

這部分課程實行的方法是，所有醫學院校各系的學生，都必須選修人文社會科學的專業或者通識課程。另外，我們也應該像哥倫比亞大學一樣，所有的人文社會課程都必須要有寫作訓練，所有的自然科學通識課程學生都要進實驗室。

以上這樣兩個部分加起來大約 38 個學分，應該就可以給醫學院校的學生，一個相對來講比較好的通識教育。

五、結論

最後，在近代史上，醫護人員（特別是醫生）在亞洲國家從「傳統」邁向「現代」，尤其是在中國大陸和台灣，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催化劑角色，例如歷史上的孫中山(1866-1925)、文學家魯迅(1881-1936)，還有帶領台灣知識份子反對日本殖民運動的蔣渭水（1891-1931）等，這些人都是醫生，懷有醫學救國的赤誠熱血。由於醫生這種行業和現實社會結合很深，常不自覺地與社會既得利益階級掛勾，所以，我們在培養未來的醫生的教育過程中，更需要使學生成為一個頂天立地、敦品勵學的新知識青年。我們要培養的學生，正因為他是亞洲國家是從傳統邁向現代中很重要的催化劑，因此我們更要培養他們成為台灣功利社會裡面的中流砥柱。只有優質的人文通識教育，才能為醫護院校的學生落實中西教育的基礎，奠定終身學習的能力。（2004 年 1 月 10 日）